

青未了·连载



14 《跟着美军上战场》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 邱永峥 郝洲

美军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且最重要的角色。美军士兵单兵装备价值15万美元,美军基地堪比五星级酒店……《环球时报》记者邱永峥和郝洲对美国陆军第101空中突击师进行嵌入式随军采访,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中国记者如此近距离地观察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让中国读者有机会了解到美军作战的真实一面。

食堂伙食好过五星级饭店

洗过手再过一道门后,豁然开朗的大厅就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整个餐厅足可以容纳1000名人员同时就餐,餐厅的四周张挂着在阿富汗出兵或者出钱国家的旗帜,除正中央的美国星条旗和英国米字旗外,日本和韩国的国旗也相当引人注目。

当然,我们肯定这不是基地里唯一的餐厅,因为光美军在坎大哈就部署了3万人之众,10个这样的餐厅也不够用,但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餐厅服务员是菲律宾人,显然这家餐厅也是外包给了菲律宾的餐饮公司。

早餐相对来说简单一些,有鸡蛋、面包、培根、牛奶和咖啡以及凉拌的蔬菜供应。

午餐和晚餐就丰富起来了,主食主要是米饭和面条,各种热菜和凉菜加起来足有100多种,鸡肉沙拉、蔬菜沙拉、什锦水果、烤香肠、炖鸡腿、炸薯条、鱿鱼圈、咖喱饭、意大利面等一应俱全,还有各种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饮品有橙汁、葡萄汁、牛奶、可乐、矿泉水,当然也可以自己泡上一杯热茶或者咖啡。

跟外面漫天黄沙的坎大哈比起来,这里简直就是个世外桃源,甚至连喀布尔的五星级洲际酒店,也没法与这里相提并论。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餐厅虽然原材料很丰富,而且这些原材料显然不是阿富汗当地出产的,都是从世界各地运到阿富汗的,但是做出来的食物却很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在这里,少将级别的军官也会来餐厅吃饭,而不像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军队,一个少校级别的军官就会有好几个仆人围着转。只不过可能是连美军最高指挥官都曾因对媒体“乱说话”而被解职,没有官兵愿意跟记者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所以即便餐厅里再找不到地方坐,也没有多国部队的官兵愿意坐到我们旁边。

媒体中心的军官说我们是“北约作战部队里唯有的两个中国人”,所以我们相当引人注目,许多人见到我们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24 《亲子鉴定秘档》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 曾鹏宇

本书主人公鉴定师邓亚军8年间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堪比跌宕的影视剧;这不是虚构编造,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

孩子跟我不太像

最终法院判决,该妇幼保健院以书面的形式向上述各原告方赔礼道歉,并赔偿老王夫妇、饶女士、王武、向北精神损害抚慰金分别为41万元、45万元、10万元和5万元。

尽管这个判决结果给两家人带来了些许安慰,但是这持续了21年的错误给两家人生活造成的伤害是金钱无法弥补的——

饶女士和王武本来应该是亲密无间的母子俩,但每次两人见面都很客气。饶女士很难过地说:“他完全就像朋友家的孩子。”

而向北第一次跟养母顶嘴,冲动中说:“我不是您的亲儿子,您不用管我了……”让饶女士很是伤心。

王家同样遇到了类似问题。老王说:“我们不指望老二给我们养老,毕竟他不是咱亲生的,可我们哪有脸去要求人家向北为我们做什么?”

老王说,从内心来说,他们很想让向北回到自己身边。但对这个亲生儿子也确实亲不起来,毕竟21年来没有抚养过一天,冷不丁看见,就像陌生人一样。而小儿子知道自己的身世后,虽然明确表示不愿意回到城里的母亲身边,但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像原来那么随便了,大家心里似乎都有些尴尬。

“以前老二有什么做的不对的,我还会动手揍他,可是现在就有犹豫,毕竟这不是自己的孩子,怕别人有什么想法。”

而周围的舆论压力也给王武带来了一定心理压力。“有次他晚回来了,村里人看见他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孩子后来就回来得不那么勤了,可这不是他的家吗,他能去哪儿啊?”老王说。错位的亲情不仅带来的是情感上的困惑,而现实的很多问题也困扰着这个家庭。王武日后该姓什么,他的继承权和赡养义务到底是怎样的?夫妻俩对此十分迷惑。

比起城市,中国的农村更讲究血亲 and 家族的概念。尽管王武从小就受到亲戚们的疼爱,但如今大家知道他不是王家的血脉,看法多少会发生

变化。“眼看老二过几年就要娶媳妇了,我们本来准备在他三叔的宅基地上给他盖新房。现在,他三叔到底是啥想法,咱们也不好说了……”

后来有位记者来采访,问起邓亚军对这事看法。她说:“整件事情虽然不幸,但是也有幸运的地方,那就是只有两家孩子抱错,而且都找到了,如果抱错的孩子不只两个,或者说发现抱错却找不到对方的孩子,那引起的后果才真是不堪设想!”

在2007年,那起“双胞胎串子案”通过媒体报道,成了老百姓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话题,而双胞胎本身的特点,也给亲子鉴定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位父亲也带着自己的双胞胎女儿来找邓亚军,要求给自己和孩子做亲子鉴定。

这位父亲名叫邓涛,35岁,是一名著名IT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他有两个只有7岁的双胞胎女儿,两个小姑娘长得非常可爱,唇红齿白,谁见了都想亲一口。要是别人有这两个花朵一样的双胞胎女儿,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可是邓涛的脸上却看不出太多的开心和喜悦。

他直言不讳地告诉邓亚军:“我一直觉得孩子跟我不太像,她们彼此好像也不太像,最近看了报纸上关于双胞胎抱错的那个案子,害怕自己的孩子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才来这里先做个鉴定。”

邓亚军劝他不要太多心,实际上医院抱错孩子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并不大,媒体报道的这起案子只是个极个别的特例。但是邓涛始终觉得双胞胎女儿跟自己不像,他自己也是方脸、厚嘴唇、单眼皮,可两个孩子都是双眼皮、薄嘴唇、瓜子脸,“再怎么这孩子也应该有我一半的遗传基因吧,可是怎么就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呢?”

邓亚军仔细观察了一下两个孩子,虽然有邓涛所说的那种情况,但是并不明显,而且双胞胎如果是异卵,长相不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中国战地记者眼中的战地美军



我们在喀布尔时甚至还听说过,有的瓶装水是从美国的本土空运到阿富汗的。这些瓶装矿泉水到达阿富汗的各个主要机场后,再通过直升机或卡车被运送到各个前线作战基地。

阿富汗是一个内陆国家,坎大哈省又有一大半地区是沙漠,这里9月份的气温在中午时仍能达到30摄氏度以上,因此矿泉水如果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的话,喝起来会更加爽快。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美国大兵是最会享受、最懂得生活的,所以冰箱这东西在坎大哈美军的作战基地里必不可少,连一级的作战单位都配备了具有冷藏和冷冻功能的冰箱。

从喀布尔军用机场到坎大哈空军基地,从101空中突击师第2旅旅部的威尔逊基地到320团1营A连的诺兰基地,所有的冰箱旁边都会有提示:“取一瓶的同时也要放进去一瓶。”

当然,矿泉水并不是美军所有的饮品。在A连食堂的储藏室里,我们可以喝到纸盒包装的苹果汁和橙汁,听装的可乐、雪碧、美年达,还有一种塑料瓶包装的体能饮料,共有四种口味。到1营营部的特拉诺瓦基地后,饮品就更加丰富,有一种听装的凉茶是我们最爱喝的饮料。

当然储藏室并不是所有的士兵可以随便进去的,由于我们是随军的记者,在这里只呆几天的时间,因此我们获得了随便取用储藏室的饮料的特权。在诺兰基地里,最珍贵的是一种功能饮料,喝上去像巧克力奶一样,但口感比巧克力奶要浓很多,这种饮料在食堂的储藏室都找不到,属于连长和副连长的私藏品。

平时上网搜北京的餐馆时,经常会看一些餐馆的点评,有一个词是被网友们用烂了的:别有洞天。我想,拿这个词来形容坎大哈基地里的餐厅再合适不过了。

餐厅外面是厚重的水泥防爆墙,墙和餐厅的大门之间只允许一个人一个人地通过,进入餐厅的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刷卡的,一种是签字的,我们拿媒体证的属于后者。

签字的第一道程序就是洗手,

血亲关系鉴定背后的百味人生

今宵一谜

厂里养狗招人烦(字) 赵可东
昨日谜面 轻车出游山水间
谜底 到

中国首届网络文学大奖赛

主办: 山东文学 齐鲁晚报 网易
网址: <http://blog.163.com/wenxue.html> <http://www.qjwb.com.cn/> <http://www.sdwenxue.org/>

8 《猎杀闪灵》

◆作者: 张苏楠

不要小觑病毒的自主性

“公路巡警E7582报告,跨海大桥附近发生严重追尾事故,肇事车辆为蓝白色加长集装箱拖车,目前正往西城区沃伦撒比山方向逃逸,人员伤亡状况不明,火速支援!注意,该车还有继续肇事的可能!火速支援!”

这起重大交通事故很快通过警局内网通报至各分局信息台,弗兰一收到这则消息,旋即露出释然的满意笑容。

与此同时,艾孜尔刚刚进入病理中心的研究室,还没来得及设定中央空调的温度,桌上的电话先响了起来。

“是艾孜尔医师吗?”

“是我,您是?”

“希尔·沃尔夫,反恐调查局专员,詹妮·佩顿的案子是否由您负责尸检?”

“啊,您好。詹妮是在我这儿,不过我得等病毒培养的结果出来才能下结论,现在有什么能

帮到您的吗?”

“如果方便能否与您面谈?”

“这个……可以,不过只有四十分钟时间……”

“没问题,我已经在您楼下等了。”

两人很快碰面了,对方的年轻程度超出了各自预想。艾孜尔更觉心动,因为她看到这个男人的轮廓跟里尔如此相像。

“你要来杯咖啡吗?”艾孜尔不觉间舍去了敬称。

“哦不,谢谢。我来的只是想让你帮我检验一下这个……”说着,希尔从西服口袋中掏出一枚类似口红形状的小圆筒,“我们局里的研究员搞不清楚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它似乎是某种活跃的病毒,但又好像很有‘意识’。”

“不要小觑病毒的自主性,它是完全意义上的物种。”艾孜尔接过小筒,捏在指间打量了一番,仿佛她能透过筒壁,看到内

中闪烁着黑光的毒物正在分裂繁殖。

希尔看出艾孜尔的迷惑,解释道:“这东西是我们的搜查组从詹妮死去的浴室里采集到的,或许它们跟她的死有关。我打听到你跟里尔斯探长熟识,而且对病毒的研究很有见地,所以特意来找你,想请你帮个忙。”

“你认识里尔斯?”艾孜尔不禁问道。

“我现在正要去找他。”

“啊,那请你帮我把他的大衣捎给他吧!”

“这个……我想没问题。如果有结果,请通知我或者里尔斯。”希尔难得地笑笑,将大衣搭在前臂上,带着他一贯的雷厉风行作风,匆匆离开研究室。

只是希尔不知道,从他下车走进病理中心大楼,到在研究室的窗前与艾孜尔交谈,再到拿着里尔斯的大衣走向停车场,这一

切,全部都在一支PSG-1狙击步枪瞄准镜的追踪之下,当他正要拉开车门离开此处时,一颗标准北约7.62毫米子弹洞穿了他的颅腔。

基恩感到实现伟大使命的一刻终于来临了。光会到达它从未普照的地方,他把这称为“日益坍塌的黑暗之缘”。当他亲自驾驶着那辆满载邪恶醉梦的生化卡车,经由盘山公路来到位于葱冈市上风向的威伦山腰时,整座城市正在经历它的午前大塞车。山坳处,十几个黑人横七竖八地陈尸荒涂,成箱的纸币散落一地。

“愿主保佑,一切为时不晚。”基恩挥挥戴着皮手套的右手,卡车上跳出两个头戴防毒面罩的武装分子,他们麻利地旋开卡车拖舱上的闸门,输入一连串密码,触摸屏上出现了确认提示框,其中一名武装分子用无线电

问道:“大师?”

基恩放下望远镜,走到舱门前,将整个手掌放在触摸屏下的识别板上,接着通过瞳孔照射验证,随着他的一句“启动”,声控开关触发了最后一级安全程式,舱体开始被液压装置缓缓抬升,直至垂直于地面,舱壁被内部支架弹开,一枚银光闪闪的飞弹出现在眼前。

“点火吧!”基恩拍拍手下的肩膀,这对他的追随者来说是从未有过的温柔举动。

“放下枪!双手抱头!照做,马上!”急促的脚步声,腰悬震撼弹的碰撞声,枪械与警服摩擦的沙沙声混在一起从背后传来,显然,是一支飞虎队逼近了。

一名武装分子挺起手中的AK-74自动步枪要转身扫射,定点在他头部的枪口毫不犹豫地飞出数发子弹,顷刻间爆掉了他的脑袋。